

丰子恺 著

阿寶和隻腳  
凳子四隻腳



阿寶和隻腳  
凳子四隻腳

丰子恺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 / 丰子恺著。-- 北京：

新星出版社，2015.3

ISBN 978-7-5133-1676-7

I. ①阿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3262号

本书由丰子恺著作权代理人杨子耘先生授权。

**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**

丰子恺 著

责任编辑 汪 欣

特邀编辑 杨宇声 白 路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 话 (010)88310888 传 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 (010)68423599 邮 箱 [editor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editor@readinglife.com)

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8.5

字 数 55千字
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1676-7
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公司联系。

## 话孩子

○03	给我的孩子们
○11	华瞻的日记
○20	儿女
○28	送阿宝出黄金时代
画孩子	
○39	花生米不满足
○75	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
○95	K I S S
133	快乐的劳动者
161	爸爸吃蛋糕
177	饼干里有核！
225	儿童不知春，问草何故绿
247	种瓜得瓜

## 目录

話孩子



①  
给我的孩子们

我的孩子们！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，每天不止一次！我想委曲地说出来，使你们自己晓得。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时候，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。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！

瞻瞻<sup>②</sup>！你尤其可佩服。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。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。小小的失意，像花生米翻落地了，自己嚼了舌头了，小猫不肯吃糕了，你都要哭得

---

① 本文为1927年出版的《子恺画集》代序。

② 瞻瞻：作者长子丰华瞻。

嘴唇翻白，昏去一两分钟。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，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，喂他；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，你的号哭的悲哀，比大人们的破产、失恋、broken heart<sup>①</sup>、丧考妣、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。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，麻雀牌堆成的火车、汽车，你何等认真地看待，挺直了嗓子叫“汪——”，“咕咕咕……”，来代替汽笛。宝姊姊<sup>②</sup>讲故事给你听，说到“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，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上去，瞻瞻在下面看”的时候，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，说：“瞻瞻要上去，宝姊姊在下面看！”甚至哭到漫姑<sup>③</sup>面前去求审判。我每次剃了头，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，好几时不要我抱。最是今年夏天，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，当作黄鼠狼的时候，你何等伤心！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，起初眼瞪瞪

① broken heart：英文，心碎。

② 宝姊姊：又称“阿宝”，即作者长女丰陈宝。

③ 漫姑：又称“满娘”，即作者三姐丰满。

地向我端相，继而大失望地哭，看看，哭哭，如同哭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。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，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，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，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，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。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、自然，与热情！大人间的所谓“沉默”、“含蓄”、“深刻”的美德，比起你来，全是不自然的、病的、伪的！

你们每天做火车、做汽车、办酒、请菩萨、堆六面画、描图画、唱歌，全是自动的、创造创作的生活。大人们的口号“归自然！”“生活的艺术化！”“劳动的艺术化！”在你们面前真是献丑得很了！依样画几笔画、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、创作家，对你们更要愧死了！

你们的创作力、表现力，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：瞻瞻！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，却常常要搬动它，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；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，要皮球停在壁上，

要拉住火车的尾巴，要月亮出来，要天停止下雨。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，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、表现欲的驱使，因而遭逢失败。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、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，所以你们的遭逢失败，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、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，总以为是爸爸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，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，所以愤愤地哭了。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！

你们一定想起：终天无聊地伏在案上弄笔的爸爸，终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，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！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，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，摧残了你们。回想起来，真是不安心得很：

阿宝！有一晚你拿软的新鞋子，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，给凳子的脚穿了，划袜立在地上，得意地叫“阿宝两只脚，

凳子四只脚”的时候，你母亲喊着：“龌龊了袜子要洗！”立刻擒你到藤榻上，动手毁坏你的创作。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的时候，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“母亲这种人何等杀风景而野蛮”吧！

瞻瞻！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《音乐入门》来。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，你侧着头，站在桌边默默地看。后来我从学校回来，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《楚辞》，把它裁破了十几页，得意地对我说：“爸爸！瞻瞻也会裁了！”瞻瞻！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，何等得意的作品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“哼！”字喊得你哭了。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“爸爸何等不明”吧！

软软<sup>①</sup>！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锋羊毫，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

---

① 软软：作者三姐之女、作者养女丰宁馨。



软软为《子恺画集》封面画的小人儿。

夺脱你。现在你一定轻视我，想道：“你终于要我画封面？”

最不安心的，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陆露沙医生来，无端地教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，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，还要教妈妈和漫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，捏住了你们的鼻子，把很苦的水灌到你们嘴里去。这在你们一定认为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！

孩子们！你们真果抱怨我，我倒欢喜；到你们的抱怨变

为感谢的时候，我的悲哀来了！

我在世间，永没有逢到像你们样出肺肝相示的人。世间的  
人群的结合，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。最是我到  
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“事”回来，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  
了叫做“上课”的一种把戏回来，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  
时候，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！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  
事，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。

但是，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，现实终于要暴露的。这是我  
经验过来的情形，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来的情形。我眼  
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、好汉，一个个退缩、顺从、妥协、  
屈服起来，到像绵羊的地步。我自己也是如此。“后之视今，  
亦犹今之视昔”，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！

我的孩子们！憧憬于你们现在的生活的我，痴心要为你们  
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。然这真不过像“蜘蛛网

落花”，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。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，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，我的画在世间已全然无可印证了！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！

一九二六年耶稣降诞节，病起，作于炉边。

## 华瞻的日记

一

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，这人真好！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，我看不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。她对我一笑，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。我立刻还她一笑，表示我极愿意，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，和她一同骑竹马了。两人同骑一枝竹马，我想转弯了，她也同意；我想走远一点，她也欢喜；她说让马儿吃点草，我也高兴；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，我也觉得有理。我们真是同志和朋友！兴味正好的时候，妈妈出来拉住我的手，叫我去吃饭。我说：“不高兴。”妈妈说：

“郑德菱也要去吃饭了！”果然郑德菱的哥哥叫着：“德菱！”也走出来拉住郑德菱的手去了。我只得跟了妈妈进去。当我们们将走进各自的门口的时候，她回头向我一看，我也回头向她一看，各自进去，不见了。

我实在无心吃饭。我晓得她一定也无心吃饭。不然，何以分别的时候她不对我笑，而且脸上很不高兴呢？我同她在一块，真是说不出的有趣。吃饭何必急急？即使要吃，尽可在空的时候吃。其实照我想来，像我们这样的同志，天天在一块吃饭，在一块睡觉，多好呢？何必分作两家？即使要分作两家，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，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，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，我们小孩子作一块，不更好吗？

这“家”的分配法，不知是谁定的，真是无理之极了。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。大人们的无理，近来我常常感到，

不止这一端：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，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、小脚踏车，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；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，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。回来的时候，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；我要坐，爸爸一定不给我坐，让它们空停在路旁。又有一次，娘姨抱我到街里去，一个掮着许多小花篮的老太婆，口中吹着笛子，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，向我看，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；然而娘姨一定不要，急忙抱我走开去。这种小花篮，原是小孩子玩的，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，娘姨何以一定叫我不要接呢？娘姨也无理，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。

我最欢喜郑德菱。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，走路也一样快，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。宝姊姊或郑德菱的哥哥，有些不近情的态度，我看他们不懂。大概是他们身体长大，稍近于大人，所以心情也稍像大人的无理了。宝姊姊常常要说我“痴”。我